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大馬扁 第十五回 釀黨獄陷人罹死罪 赴筵會懼友泄真情

話說康有為得宮崎寅藏帶至日本領事署收藏，並請日領為之設法救護，日領事聽得自然驚慌。因康有為雖可稱為國事犯，唯清廷搜索既急，自己若收留他，轉礙兩國交情。但此時亦沒得可說，因宮崎已帶了他來，又一力牽撮自己，自不能推托。日領事便答道：「足下之言雖是，但弟為領事，於此等事本不應干涉。若助他出去時，被人拿著，這時反弄出交涉來了。不知足下之意，有何妙法救出他？」宮崎道：「在天津耳目頗眾，若直行帶康氏逃出，斷乎不可。不如用一木箱把康有為藏在那裡，作為貨物渡他落船便了。幸明天即有我國兵輪由津起行，取道煙臺，過回日本。就救他到這兵輪上，往我國去罷了。」日領事此時自忖若不應允，那宮崎寅藏必不肯干休，沒奈何只得允了。就依法令康有為伏在箱裡，先在箱底通孔出氣，然後打成裝貨一樣。康有為此時以性命要緊，自不敢不從，即在日署中依法送至日本兵輪。一來那箱是由領事署扛出的，自沒人跟問。二來是白晝間明明白白送出，人亦不思疑，因此救得康有為出了天津。宮崎寅藏也付搭該輪同往，一程到了煙臺。宮崎請康有為登岸遊覽，那康有為哪裡敢登岸？只是宮崎所請，若然不去，又恐被人笑自己沒膽子，因此也勉強登岸一行。惟這時康有為一案，京內外也傳遍了，就是煙臺人士，哪個不知道？也拿作一般談柄。恰可那日本兵輪裡頭的船伴，亦有登岸的，見人說起康有為名字，不免答道：「可笑京城裡還亂查亂搜，不知姓康的已逃出多時了。」說著，那些聽得的，自然問及從哪裡逃的？船伴不免說將出來，一傳□，□傳百，這點消息就飛到官場裡面，定然想要拿捉他了。一來購拿康有為的已出了花紅，二來朝家既要捉他，若拿住時不患沒升賞。正是升官發財的好路，哪裡肯放過？正議發人往日輪搜捕，忽聽得那日輪已開行了。官場恐遲更不及，恰可有一號魚雷喚做飛鷹的泊在煙臺，就立刻令燃煤起碇，趕速開行追趕。論起飛鷹那號魚雷，本行得二□海裡，較那日輪行駛較速。惟那日輪開行已久，枉費一場工夫，追趕不上。那康有為就得宮崎寅藏九牛萬象之力，救往日本去，這且按下慢表。

且說京中自鬧出這一件大案，凡被康有為拖累的也不知凡幾。林旭、楊深秀、楊銳、劉光第已同時被捉。最無辜的是譚嗣同，被康、梁賺到京城，經歷次諫阻康有為不宜如此，奈康有為自作聰明，既已不從，又瞞住譚嗣同，致他被禍。那譚嗣同幾次本欲出京城，到末一次欲起行，偏又遇病。到被捉之時，又在南海館，是康有為的巢穴，更沒得分辯。至於康廣仁本是康有為胞弟，有為本欲告他同走，只康廣仁天天流連在相公那裡，正不知死活。及聽得事變，就匿在向來狎昵的相公處，不敢逃出。惟那相公已見風聲日緊，若把廣仁搜著出來，實於自己不便，如何敢收藏他？自然要下逐客之令。康廣仁初亦苦苦求情，且跪且哭，哀求不已。那相公道：「念在相交，由得你快些逃去罷了，休牽累了。你若不去時，我便出首，你休要怪我。」康廣仁沒奈何，即逃了出來，面色七青八黑，更帶上□分驚惶之象，已見得形跡可疑，即被人拘住了。廣仁早失了魂魄。當下一並解到刑部裡來，只見林旭等俱在，已是面面相覷，互相埋怨。林旭先道：「我們全被康賊陷了。」楊銳道：「那腐儒無知，所有舉動瞞著同人，事發時又先自走了，並不通告我們。我們便是死了，也作厲鬼來索他償命。」廣仁道：「我是他親弟，還不及告我，這不過是大家不幸罷了，還埋怨誰來？」劉光第、楊深秀齊向廣仁罵道：「你天天在相公處快活死了，康有為那廝哪裡能尋你來告知？你們兄弟暗裡勾當，眼見是陷了我們，還有得說麼？」當時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都向康廣仁咒罵。

惟譚嗣同不發一言，仰天大笑。林旭等問道：「先生究竟甚麼？」譚嗣同道：「我笑公等耳。」林旭道：「先生此言究是何解？」嗣同道：「像足下少年英俊，若要做官，盡多日子，怎地要依附康有為？你們試想，與康有為處了多時，盡識得他。他沒學問，沒心肝，初時即不知道，後來又不見機，自怪不得有今日了。若小弟向未與姓康的謀面，他函致小弟，說稱合力來做光復工夫，故小弟著他道兒。後來小弟欲自出京，偏又遇病，以致於此。至於足下等正是自取，就不必多說了。」這幾句話說得林旭幾人啞口無言。少時刑部獄官把他幾人押在一處，正待一並捉了康有為，然後斬決。誰想搜來搜去，總沒有康有為的影兒。那王照、宋伯魯一班兒也先後逃去了。梁啟超亦由上海逃往日本。朝家見拿康、梁二人不著，好不大怒，正要把林旭幾人嚴訊，看康、梁逃往哪處，忽榮祿遞了一道封奏，說稱為惡的只康、梁幾人，若過事推求，恐株連太多，請除了康、梁及被拿幾人之外，都不必查究等語。因當時京官初見康有為張大其詞，天天說面見清帝，只道他勢力很大，故許多人都曾與康有為周旋的。後見有為事敗，反人心惶惶，恐株連自己，及見榮祿此奏，頗自心安。

惟是御史中有嫉視康、梁的，到這時又紛紛參劾，說稱某人與康有為至交，某人與康有為來往，不一其說。單是尚書銜戶部左侍郎張蔭桓，因與康有為同省同縣，平日又來往多的，所以參劾張蔭桓更為緊要，還說康有為每夜必到蔭桓處密謀，並自攜臥具到蔭桓處寄宿，明目張膽，人人皆知。這奏既入，朝家就派大臣查辦，更令搜張蔭桓住宅，看有無與康有為來往的蹤跡。那時張蔭桓正自憂心，還虧蔭桓的姪子名喚張乃誠的，為人機警。一聞康有為事敗，即把蔭桓平日與康有為來往的書函統通焚化了，沒些形跡。且張蔭桓在當時又算是外交能手，用人之際，不免有些大員要開脫他。蔭桓又是最喜巴結的人，朝大臣知交不少。故搜圍張宅之後，就稱委無憑據，或者傳聞失實。更替蔭桓說開幾句，道他向來自愛，必無濫交匪人的道理。那蔭桓又費一番打點，才把那萬丈風濤寢息沒事，因此朝家再不追究。惟查過蔭桓之後，細查保舉康有為的為首是翁同龢，想起翁同龢父為宰相，子為總督，子孫又許多及第翰林。可謂世受國恩，乃濫保匪徒，本應從重懲辦。但念他服官數□年，沒什麼失職，只把來革了就已了事。至若禮部尚書李端芬，既保匪徒康、梁，又把姪女嫁與梁啟超為妻，定然一並革職。若學士徐致靖，與康有為周旋更密，也將他監禁了。有位文廷式，亦是康有為唱和之人，他本榜眼及第，教習珍、瑾二妃，清帝本甚愛他，到此時亦不得不革。單是岑炳元，已由太常卿放了廣東布政。論起這個原故，因當時已裁撤了廣東巡撫，粵督譚鍾麟又屢次被人參劾，康有為一班人便播弄起來，要放姓岑的做了粵藩，望革了譚鍾麟，好反把姓岑的驟然升署粵督，然後自己一班人更得羽翼，故岑炳元遂得放此缺。那時本一並要治他之罪，惟有些京官說稱岑炳元之父岑毓英是個功臣，岑炳元也是個勳裔，姑念前功，免其置議。又以此次黨人實粵人為首，恐岑炳元在粵又與他們交通，豈不誤事，因此把岑炳元調往甘肅去了。這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朝家自拿了林旭等六人與先後革了各官，除詔令各省緝拿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王照、宋伯魯等之外，即須將林旭等六人訊明辦理。奈京城連日風聲鶴唳，各大臣亦恐再釀他變，其餘曾與康、梁一面的也慮連及自己，即紛紛奏道：「已拿之林旭、楊銳、楊深秀、劉光第、譚嗣同、康廣仁等六名，已情真罪確，自無冤枉。若仍事審訊，恐亂次供叛，反事株連，請即行正法。」光緒帝此時極恨康、梁離間兩宮，陷害自己，即諭令不必再訊，立由刑部部官押那六人到菜市口，一刀一個就處決去了。可憐林旭、楊銳、楊深秀、劉光第一時無知，聽從無學識、無心肝的康、梁亂作亂動，反被康有為陷了。那譚嗣同更由康有為賺了進京，白地斷送了性命，實為可惜。至於異族專制朝家，殺漢人如同草芥，並未訊明情由，即加刑戮，亦可憤矣。時人有詩贊道：

欲扶異族殘同種，標榜虛名噪一時。
頭角未成鋒已露，皮毛初竊策非宜。
君庸豈配談新政，黨禍何堪讀舊碑？
人自銜冤他自樂，逍遙海外富家兒。

自此京中人心漸漸定了，惟是清太后的心裡還自餘憤未息，一連下了幾道諭旨，都拿康有為不著，便遷怒清帝。想起前者因清帝年紀已長，清太后才把政權歸還他。不想清帝是個少不更事的，以數年前被日本打敗，賠了巨款，割了地方。以為日本因變法乃有今日強盛，那康有為為窺出清帝此意可以愚弄的，就發出變法的夢話來。清帝竟中他計，險些被他圍住頤和園，送了母子性命。清太后想到這裡，覺若仍任清帝掌執政權，怕又鬧出別的事，便立出諭旨，要再行聽政。把清帝遷在瀛臺裡頭，不准再理政事。隨撤了管理新政大臣的名目，把日前所行的什麼裁巡撫、撤寺卿、廢科舉的所謂新政，一概取消了，即派回廣東、湖北、雲南三省巡

撫。又想從前由康有為等所參被革的，准要開復。第一是有位御史文悌，曾參過康有為被降的，也開復了，升做給事中。正要令軍機擬旨，只見前任禮部尚書懷塔布進來，也觸起禮部幾位堂官，前者革了不免可惜，但當時各部官缺已定，禮部滿缺尚書又不能無故更換，即以懷塔布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把許應騷升任閩浙總督，餘外幾位禮部侍郎也一並用回。又因袁世凱首告，即傳旨嘉獎，後來做了山東巡撫，京裡就沒事可表，只詔拿在逃的康、梁而已。

閒話不表。再說康有為自騙了幾位同黨陷於死罪，單自逃走出來，得日人宮崎寅藏救往日本，雖然好友親弟被殺，本莫大之仇，惟自己今已安樂，倒不掛慮。只當時日本人士及旅日的華僑，卻不大知道當日變政的真情。只道康有為有什麼本領，更道他有什麼冤抑，自不免憐惜他，備舍招待。不久梁啟超亦到，也同一塊兒居住。至於康有為平日的生徒，亦聽得康有為已到日本，不知有什麼機會，也紛紛東渡。如門生林魁、麥孟莘、徐勤及門婿麥仲華等，也先後到了。先生前先生後的慰問了一會。更向旅日華商運動，好優待他們的康先生。果然互相標榜，那康有為到日本的事，早傳到日本官場裡面，又得宮崎寅藏吹噓，自沒有不知的。自然有些願見見康有為，好問問情由，看他在京時究是什麼做作。

就中一位日本大員喚做犬養毅，是日本進步黨的首領，曾任過文部丞相，卻是一個有名的政黨人物。那犬養毅為人，本最好結交中國人士，且又最贊成中國改革的，故聽得康有為到了，不免要見他，那日就具柬邀請康有為到他府裡用膳。那康有為聽得犬養毅請他，好不歡喜。即與梁啟超等商量前往，好預備到時對答。梁啟超道：「料犬養相見時，必問起謀圍頤和園的事是真是假，但此事似不可自認，只言是西太后誣捏的便是。」康有為道：「這卻不妨。因皇上是有密詔給我們的，就說明太后要謀殺皇上，因此皇上給衣帶詔與我們，著救他性命便是。」梁啟超道：「若他索衣帶詔看時，卻又怎好？」康有為道：「我只說逃難時中途失了，有何不可？」梁啟超點頭稱是。正議定間，忽報王照已逃來了，康有為大驚道：「王照在京最知我們真情的，他到來如何是好？」說罷，面色變了。正是：

欲把謊言欺外國，又逢同志到東洋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